

三李年譜

關中三李年譜卷四

山陽吳懷清編

二曲先生年譜附錄下

豐川續集二曲先生集序聖學至明季而大明實至明季而大晦蓋自門戶之弊興重悟者尠實修重修者罕實悟者或至以力行爲徇迹罕實悟者或至以真知爲驚空東林雖嘗折衷調停而持論過刻至以深文鍛成姚江莫須有之罪而沒其探本窮源不可掩之功亦終無以服天下萬世公是公非之心而消其不平之鳴迄於今朱陸薛王之辨紛紛盈座而千里同歸一致之理遂不可復

問諸儒先補偏救弊之旨亦遂如齊楚秦晉之分疆別域而不可相藉又甚者如吳越之大怨深冤而終不可相能一門之內自尋矛盾洪水猛獸之禍不烈於是矣其弊始於倡教者矯枉之過直而其後遂中於人心世道而不可卒解二曲先生崛起道敝學湮之後不由師傳獨契聖真居恆所以自治與所以教人一洗從前執方拘曲之陋而獨以大學明新止善之旨爲標準其言曰真知乃有實行實行乃爲真知有真本體乃有真工夫有真工夫乃爲真本體體用一源天人無二信斯言也博文約禮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不惟世儒門戶之獄片言可折卽朱陸薛王之

學殊途同歸百慮一致不惟不悖而反相爲用並異同之
形亦可以不存蓋自是而聖學始會極歸極於孔孟矣自
昔論者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王文成接孔孟之真傳然
皆不免於偏重之勢以啓天下後世紛紛之爭自先生出
而不爲含糊兩可之說而數百年不決之訟獨能悉泯於
無形以融諸一途相攜而論將所謂集諸儒之大成接孔
孟之真傳者識者知其端有攸歸矣先生之書南北雖傳
布已久而小種零碎讀者每以不獲快覩大觀爲憾辛未
秋今司寇富沙鄭公學憲毘陵高公慨然以興起絕學爲
已任捐俸合刻而諸同人亦相與量佐共襄盛舉工始於

辛未仲冬竣於癸酉季秋昔眞文忠表章朱文公之學於
帥長沙之日王文成刊布陸文安之書於撫江西之年一
時學者翕然丕變朱陸之學傳天下而大行後世者君子
以爲二公羽翼之力爲多今以先生大中至正之學得二
公以名德重望表章而刊布之行見家傳戶誦雖五尺童
子莫不曉然知聖學自有正宗嫡派而數百年紛爭是非
之端自此悉泯孔孟久湮之學自此日昌而日著則二公
闢興正學之功文忠文成不得專美於前矣其集末附義
林記事及李氏家集者見先生一門忠貞道德先後輻萃
世濟厥美抑又可以風世勵俗是又二公振頽興偷之盛

心云

又涇州新創二曲先生祠記涇州之有二曲先生祠始於某年某月成於某年某月蓋始者文子鳴廷嘗以某年春徒步負笈從游先生門自此一之郭子敷五張子現慧李子相隨受業每於正月念五先生壽前必策一蹇衝冒風

雪而至至留住數日與同志印證新工自乙酉以前靡歲

不然

懷清按先生以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卒

先生每謂涇州風氣醇龐四子

獨爲風氣開先以道學振起鄉之後進是爲不負已物並成之義而遠近同志亦謂諸子踐履克敦足稱吾黨先覺也自乙酉迄今又十四年矣涇之同志日益興起後生晚

進從風而趨者且徧州之內外遂爲吾省鄒魯之鄉迺諸
子念聚講之不可無所且涇人士所闡衍者吾先生之學
旨也而無地以奉先生靈而因敬生感因感生勸亦非所
以明願學之自來於時文子乃毅然舍居之左方規爲先
生祠復假貸經營以倡其始而郭張李三子及諸同志亦
各量其力之所至以共助於成凡爲堂三楹門房一楹定
以每月朔望祀先生主畢同志卽於是日商正所見爲竟
日之會歲戊戌工訖諸子乃公書委某以記言之事某惟
講學一事涇州千百年無有也卽今此吾陝八郡三邊無
有也而特兆自諸子特地建祠會講以明師傳是卽衍師

學於方來也則必知先生生平之學以盡性爲指歸以悔
過自新爲心課以倫常綱紀出處取與爲實致之地以靜
坐體認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爲知性之方以讀六經四子
及諸儒之言反身體驗爲窮理入門之要始不失先生之
學宗耳抑猶未也先生正學高風望重朝野海內仰之比
於泰山北斗而當其旣高之年猶孳孳乎勤學好問檢躬
省身如不及蓋仁爲己任死而後已者千古之學峽正先
生之心精淵詣也吾黨今日者讀先生之書必見先生如
此之心精學先生之學必符先生如此之淵詣夫然後遵
所聞自日進於高明行所知自日底於廣大高明廣大之

既幾卽在在有一先生爲吾黨默導以日用行習之坦途
矣而况時時共讀先生之書如聞其晤語時時共對先生
之主如接其聲音笑貌而幽明今古直默默相接於一堂
哉夫如是將今日諸子篤尊師之誼据拮卒屠以營此祠
卽後此千百年先生之道日益宣暢昭明於此地而且以
丕衍於天壤者其在是也某於此舉心折而意愧亦多矣
敢辭一言之敍以負來命哉於是沐手再拜而爲之記

又疏二曲書院始末二曲書院在邑西南孫家磴村之西
郊乃五十年前獨力所創謀請吾師李二曲徵君娛老講
學之地常州高學憲公爲建坊而題之名者也其地基後

寬五丈前寬三丈陸續共蓋大小房一十三間獨以地處
村外未設典守之人僅託人照顧遂令來往緇黃乞丐人
等往往借宿其中值冬月天寒則輒盜拆其前後房屋七
間而樹木爲之一空豐川傷本志之未遂也乃合衆於院
東創築堡城而謀移輔仁一堂於堡內用存本來之志擬
於明春舉工總之此事始於豐川獨創其院基則擇於已
地之正中初未限定頃畝又曾託人照看而房屋大半失
落大小樹木竟爲之盡地糧則獨賠累者五十年今且欲
鑒前之弊但移輔仁堂於堡內自己打就之莊更欲補建
一坊懸高學憲原扁以存本面略添小屋三二間爲來者

起竈夜宿之所至如堡外舊輔仁堂地基居高臨下有水
泉之勝亦另起小亭三間作有志者講誦之暇供其春風
浴詠之逸情總之此院自今以後但擬自己管領不靠外
人致令頽敝遇有志者則聽其裹糧來學略加照看若非
真正有志正學之人則竟不欲泛泛安插徒博虛名而無
益事實也蓋豐川之本志如此

二曲集錄要序戊辰夏元坦在亭林族弟處得二曲先生
遺集歸而讀焉知先生以新建致良知見本體以紫陽主
敬窮理爲工夫一洗分門立戶支離錮蔽之陋言言血脈
字字骨髓令人如夢方覺如醉初醒有躍然不能自己者

竊謂自有明以來重悟者尠實修重修者鮮實悟重悟者以力行爲徇迹重修者以眞知爲鶩空至先生出而學者皆知實修實悟兩不可缺確然有所宗守或曰集中言靜坐得無近於禪耶予曰此學髓也小子何敢妄言試證諸濂洛關閩之說昔周子作太極圖說曰主靜立人極作通書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周子之學傳於二程明道謂謝顯道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程子之學傳於橫渠又傳於龜山嘗曰中立最會得容易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令靜坐反求渙然

有覺也豫章初見龜山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
過一生矣侍席二十餘載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
端坐延平從豫章遊相對靜坐累年盡得所傳之奧退而
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
充而怡然自得講誦之餘危坐終日嘗答朱子書曰某曩
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
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
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
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又曰學問之道
不在多言但默然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

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朱子從延平遊時時靜坐嘗曰靜坐則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又曰須是靜方看得道理出廬山諸人如蔡元思胡伯量輩皆不肯於此著功見某有時靜坐諸公皆見攻以爲學禪雖宏齋亦不能不以爲慮也又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世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霑衣也以是知學從靜坐入手乃濂洛關閩

相傳指訣昔人謂有真師友然後有真口訣有真口訣然後有真工夫此學問所以貴親炙也今二曲先生發聾振聵於薪火將絕之時示人以直達之路俾人皆知正學非迂闊難行而爲身心性命刻不可緩之事則有功於天下萬世人心風俗爲何如哉此書盛行關中江浙尙未流播爰輯錄其要分爲四卷又加卷首附錄二卷付諸梓人時嘉慶戊辰八月望日

又跋聖學精微在中庸第一章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思子已洩盡祕密矣今學者忽之而二氏之徒或有於未發之中靜窺端倪得成證果了生死者特

失格物窮理戒懼慎獨工夫墮入空寂不足以開物成務
故曰異端先儒嘗云我儒實際學者茫然不知轉被二氏
竊去惜墮入空寂又成異端今二曲先生迴狂瀾於既倒
所著學書發先儒不言之隱句句徹骨字字透髓如欲覺
聞晨鐘令人發深省先生覺世之功復乎其莫可加矣

二曲粹言自序二曲粹言余於先生全集中摘錄成帙者
也往余讀四書反身錄憬然於先生之學一以躬行實踐
爲率鞭辟入裏不尙炫耀蓋以身言而不徒以言言者也
茲復讀二曲全集不覺半生迷障一旦豁然緣取論說之
簡明者集成四卷以爲銘座書紳之助按先生名顯字中

孚整屋人也山曲曰整水曲曰屋故所著集以二曲名先生父名可從明崇禎間從軍禦寇臨行抉一齒於家以示必死已而戰歿襄城先生年尙幼凶聞至母彭氏欲以身殉先生哭曰母殉父兒必殉母則父絕矣母乃止先生事母孝母督課嚴自經史子集及百家書靡所不覽關中士子翕然宗之母卒廬墓三年先是先生欲至襄城求父骨以母老不可一日離乃奉父遺齒以葬至是徒步詣襄城徧覓遺骸不可得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之以血襄城令感先生孝爲作大家名曰義林本朝康熙間陝督鄂公薦先生疏略曰以人事君人臣之義伏見整屋李某奉母讀

書不求仕進垂四十年學爲帝師道足王佐若在侍從之間必有沃心之助得旨地方起送先生以母在時未嘗盡養不忍膺祿仕以疾辭聖祖西巡欲見之先生仍以疾辭乃御書關中大儒四字以旌其閭時海內碩望北方則孫先生夏峯南方則黃先生梨洲西方則先生也世稱三大儒先生之學以新建致良知爲本體以紫陽主敬窮理爲工夫故其自修以力行爲宗而其匡時則以講學爲要真關中橫渠先生馮恭定公後一人也全集大半門人所錄述惟悔過自新說觀感錄自爲編次云同治柔兆攝提格相月

重刻聖室錄感吳大澂序天下惟至真者發於不自己而
至真之所動亦相感於不自己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
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而况父子骨肉
之愛至性至情之所結一歌泣而途人爲之流涕婦孺爲
之痛心者其理同其性同其卒相遇而若相感者不期同
而無不同有子所謂孝弟爲仁之本孟子所謂良知良能
皆指其至真至切近者言之也余讀二曲先生聖室錄感
一書不自知其忽悲忽痛忽愧忽懼之心交集於中而不
能已於是懼然愕起而自責曰大澂誠不可以爲人不可
以爲子矣大澂失怙十二年中更變亂奉母往來大江南

北不能一日善其養庚申之難吾母陷賊中四十餘日吾
兄得維持調護其間而大澍獨不獲從其抱憾爲何如迄
時平歸鄉里母目幾瞽而復明自幸得侍晨昏而又以功
名衣食奔走四方視任元受之朝夕未嘗離左右其抱愧
又何如耶人非木石有讀是書而不知感者耶抑先生至
性過人無一句一字之不真切耶嗚呼先生之行至孝也
先生之言至言也推先生之心欲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感
而爲孝子其父母皆爲孝子之父母至仁也先生有所感
而錄爲是書而其書又足以感天下後世之人非至真其
孰能與於斯吳中同志得是書而讀之集貲重付剞劂以

廣流傳其亦有感於先生之所感而聞風興起與爰樂得而爲之序同治八年己巳仲冬

又張生洲跋李二曲聖室錄感一卷岐山令茹儀鳳於康熙壬戌梓行友人王君亮生得其本示余按先生早歲父從軍歿母子煢煢相依飢寒內迫寇侮外至卒能從萬死一生中堅忍攻學極博反約爲關中大儒名震天下嘗至襄求父尸不獲官紳士庶爲舉祠起冢而當道以其母苦貞疊表門閭學使鍾公表其墓督臣鄂公爲建賢母祠嗚呼孝以顯親爲大致身聖賢使其親流光百世若先生者眞其人矣顧其躬居聖室心喪終身自痛自責若無所容

至憾少時恥於失身不屑給事縣庭及陰陽卜畫之業致
母危困嗚呼此誠難言之矣昔鄭康成與其子書曰吾家
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郊年
過四十迺歸供養余覽至此竊有疑焉及觀其所謂顯譽
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則復
念康成之事其親意在斯乎然康成不樂爲吏其父怒之
先生矢志讀書其母欣然送塾故康成猶有未安而先生
庶可無憾况康成年已七十猶恨亡親墳壟未成而先生
之親祠墓光昭則先生彌可慰矣然痛定之痛考其事者
猶悲之在先生自宜爾也是編所錄凡十七則上自士大

夫下至傭販末流而有感之詞附焉展卷讀之如聞風雨
悲號之聲洵可以動天地泣鬼神人非木石誰不爲之心
慟哉王君旣得是編謂其可興孝也而徐君春帆遂重刊
以行屬一言於余余孤露餘生顯養俱虧方自忝無以爲
人尙復何言而旣大先生顯親之事又原先生順親之心
嘉王徐二君之知所本也爲著其說於此至讀是書者宜
何如其感發自盡則人自知之無待予云道光壬午季冬
又徐學異跋壬午之歲王君亮生主余家持二曲先生聖
室錄感一書示余余覽未終卷愴然興風木之悲撫膺悼
歎蓋不禁感其言之沈痛也王君因言此書可以勸孝屬

余重梓余念二親往矣曩時侍奉無狀於此編所記未能
行其一二而欲以孝勸世不幾於舍己芸人而徒致人之
不信耶雖然此非余書也二曲先生之書也先生關中大
儒固無人敢不信從者也且人子事親要以終身終身者
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盡歡之道旣無以自致於親存
而如此之誠猶冀稍伸於親歿誠以此書時時警惕一言
一動庶不致流於不肖以貽先生羞此先生悔過自新之
教也旣以警已亦以警人重梓之不爲無益顧余竊有感
焉先生之孝大矣而是編之末傷親貧厄以不得盡養爲
憾若有羨於尋常之溫飽者何與蓋顯揚之道口體之奉

人子必期於兩盡故南華戒養白華表潔詩義兼之至不
得已則全其大而缺其小終不以彼易此然而聖賢處此
不能無痛心焉今以他人視先生爲大孝而先生自視祇
見爲不孝苟先生而自以顯揚爲孝何以爲先生哉刻旣
竣因屬吳君清如爲小傳冠於卷首以略見先生梗概而
識其緣起於此使讀者景仰盛德而並以鑒予覆轍云

又王亮生跋二曲先生以父死沙場求骸不得母貧守節
惇苦相依遂抱終身之痛爲聖室錄感一書余從費君金
城得其本讀之如淒風苦雨之至淚涔涔下念昔侍先母
時子職常虧罪愆山積使早得是編以自警或不至此顧

今家大人年近六旬舌耕自給區區問安視膳猶病未能
遑問其他又安能無跼天躋地耶夫孝經之旨備矣顧其
詞或引而未發者蓋孝經主於教人其情婉以摯此編歸
於責己其情痛以迫故道本同歸而警惕凡愚於斯尤切
卽以爲孝經之羽翼可也嗚呼先生以天挺豪傑遭遇奇
窮從九死一生中堅忍力學卒成大儒揚名顯親斯爲孝
矣而身棲聖室悔恨自責猶如此以視世之安常處順不
克盡心於所事與夫獲一官取一第徒以溫飽奉其親而
無得於聖賢之道者其賢不肖爲何如耶此編徵引凡十
七條而附以感語字字刺心人人警目誠勸孝之鴻寶也

徐君春帆喜刻善書余以此編示之是時徐君葬親甫畢
念色養無可自盡惟謹身寡過庶慰先靈於冥漠睹此款
獻不自勝余因言赤子之心生人同具特無以感動之遂
日卽於亡耳今使得見此編親存者必惕然以驚親歿者
必悄然以悲順令者必歛然知其不足拂逆者必皇然無
以自容舉此心而擴充之又何人不可以爲二曲先生也
哉徐君以爲然遂重梓之嗚呼讀書萬卷不如識一孝字
誰非人子盍以此書一日三復也夫道光壬午歲杪

關中兩朝文鈔李楷贈孝母序
整屋駱侯揚其邑有爲聖
賢之學者曰李中孚余至城中諮於侯侯申言其人中孚

以其弟子使於予且示以所著近作有出於改過自新之外者他日予爲樓觀遊中孚枉顧不及晤予往答之中孚又講學於他所予聞其母踰六旬矣中孚以菽水爲歡孝以立本本立生道中庸言孝力踐爲難孝之理大矣哉古之教學文皆以孝中孚以孝治其身必將以孝訓其徒中孚於是不可及已夫身者父母之身也心者天地之心也惟孝格親惟性格天學問之道內繕性情真切篤實可以化衆吾有身而規矩之吾有心而存養之吾有親而孝事之於人無與也匪以求名匪以干祿匪以標榜匪以獨行而人之知與不知其於我又何加損之有予亦年過花甲

無問於世讀李本甯先生太泌集與郝楚望九經解遂聞
李郝有師生之分李每遜郝之經學以爲不如夫經學且
然其况躬行者乎中孚處約而善自檢束能不愧其親其
於孝也非菽水之謂也菽水之孝甚於鼎鍾中孚之菽水
非猶夫人之菽水也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舉六經之言以
教人人將問津焉予是以知中孚而思有以堅之則猶以
經學躬行之說相黽勉也夫孝者初行也父母身之初天
地性之初人以初念爲正終日不忘其初可以進道終身
不忘其初可以希聖善乎予友之論學也聖可希而不可
居人皆可以爲堯舜希之謂也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不居

之謂也中孚仰事老母又事其大夫之賢者學將日進於無疆予入其齋見案上書多聖賢格言其弟應答不苟云先生少而貧業制科已而觀他書大有悟予歸城中作此序以寄之

又康太乙復先生書客歲獲讀先生示書知賢母祠碑文謬在採擇之列但彼時昧於知恥率爾成言奏牘無狀愧懼至今豈真謂蠅蠓小語足以表幽懿於萬世後乎別來春秋兩易耿耿之私未嘗一日忘諸胸次數欲負笈鄠杜載坐春風而奔走牢騷苦無甯晷昨晤南國一友謂江浙之間遙聞二曲夫子累謝徵書仰如泰山北斗學道仁人

本不修名是尙然而品高望重古聖賢皆然區區賤子終望先生龍德行健宏此遠謨俾天下後世聞風慕義仰關西而稽首僕小子輩以河汾之餘竊比附於房玄齡魏文貞足矣計秋中當叩門墻曩者尊東過謙萬不敢居容日拜命之辱

砥齋集頻陽札記時李中孚先生寓居頻陽之軍砦聞予至使其子伯著來札云適聞駕臨頻城喜出意外謹令小兒晉謁希與進是荷蓋中孚有不出門拜客之禁予隨詣之中孚偶患腿痛臥於榻爲予強起具鷄黍爲竟日之談伯著侍恂恂雅飭不愧其家學也又數日九芝以中孚所

爲格物說

懷清按格物說本集不載

見示大要謂格物乃聖學入門第

一義入門一差無所不差毫釐千里不可以不慎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節與物有本末節原相連只因章句分作兩節後儒不察遂昧卻物有本末之物將格物物字另認另解紛若射覆爭若聚訟以成古今未了公案又謂欲物物而究之入門之初紛紜膠葛墮於迷魂陣此是玩物非是格物真能格物之學者其用工之序先之以主靜令胸中空空洞洞了無一塵物欲既格而後漸及於物理誠正之基本既立然後由內而外逐事聚義隨時精察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否則縱博盡義皇以來所有之書辨盡義

皇以來所有之物總之是驚外逐末昔人云自笑從前顛
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喪志愈甚去道彌遠末云姑誦所
聞藉手請教並以質之山史先生蓋九芝有札與中孚以
予札附往故中孚以此札來而予未知也於是卽以正學
隅見述馳致之因求其指示中孚爲書云云今具載卷首

懷清按先生答
書本集未收

予復之云讀手札過蒙獎借所不敢承而

中亦尙有致疑者以弘撰愚魯之資固守考亭之訓於先
生內外本末一齊俱到之旨實未信及如以欲物物而究
之爲玩物則易所云智周乎萬物遠取諸物孟子之明庶
物備萬物皆何以能免耶且格物物字原兼物有本末之

物在內亦非另認物字以格物物字爲物欲乃與物有本末之物異耳如云物欲既格而後漸及於物理則又合二說而一之是欲致其知者先誠其意矣於經文不合皆心所未安也更望教之中孚札云承教謂知周乎萬物妙妙蓋必知周萬物始能經綸萬物物物咸處之得其當而後可以臻治平之效然遠取諸物必先近取諸身知明善誠身爲本而本之則心無泛用功不難施本既格方可繇本以及末然後明乎庶物使萬物皆備於我何樂如之茲因有感於大教而弟之格物說不可以不改也唯付來手是望予卽以原稿付之過日中孚又札云昨承云致疑於內

外本末一齊俱到之言其意必以爲先博文而後約禮理窮而始可主敬也若然則文與禮浩乎無涯將終其身無有約敬之時也夫博文窮理而不約禮主敬則聞見雖多而究無以成性存存便是俗學徒約禮主敬而不博文窮理則空疎無用而究不足以經世宰物便是腐儒故必主敬以窮理使心常惺惺方能精義入神隨博隨約當下收斂不至支離馳騫德業與學業並進此內外本末乃貴於一齊俱到也知行合一其在斯乎欲易之以內外兼詣本末無遺然終不若此言之吃緊而警策也如何如何予復之云承示教我多矣然繹顏淵循循善誘之訓固謂必先

博文而後約禮也又證之以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之言益信聖賢爲學之序窮理主敬如此而已然所謂先後者豈真截然分爲二事蓋禮卽在文之中約亦在博之際卽朱子所云非謂窮理便不主敬也其間有淺深之別朱子於或問中言之已詳今具載鄙著中後人不察耳先生俗學腐儒之論正符此旨今以格物致知爲窮理誠意正心爲主敬本末不離終始有序自可斬斷葛藤何必舍確有可循之詣外生支節以滋紛紛乎至文理無涯之說似無庸慮孟子云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今如此則只存當務之爲急一句而無不知也四字竟可刪去恐非

聖賢立教意也適予借閱紫陽通志中孚札云先生恬定
靜默弟所心服居恆逢人說項今近在咫尺而不獲朝夕
聚首快我心型中心殊悵頃匆匆報札唯先生可以語此
不敢令世人見也紫陽通志錄中如有論斷乞見示予復
之云紫陽通志匆匆卒業此極得正學之傳者弘撰豈能
有所論斷但中有未安者既承尊諭亦不敢隱如新安汪
氏稱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信矣然歷數朱子之功有云
發揮於辨論則有辨無極太極一書以祛絕江西之頓悟
此言非也今其書具在試取而繹之與所謂頓悟者有何
干涉此卻立意尊朱子而不審其實者無乃聞其聲而不

辨其音乎至答高彙旃問中庸不傳之緒有云合下先有戒慎恐懼存養一步功夫此直造無極先天之本旨又云主靜在一切動靜之先所謂無極太極不落陰陽五行者也弘撰謂動靜一理也主靜者卽主此動先之靜所謂不動之體也安得有靜先之靜先儒所云未發不是先已發不是後祇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今云主靜立極在一切動靜之先恐令學者無用力處且後儒明理之原祇舉孔子之所謂太極足矣今我舍太極而單舉無極或以無極太極並舉不特顯違孔子之言亦大失朱子無形有理爲訓之本義矣先生以爲何如時予將東歸中孚札云動靜

說領到弟於先生篤好之私有不可得而形容之者故此
來謬不自度妄有請正蒙先生臥榻之論一一中弟膏盲
非道義骨肉之愛不至此厚德之賜感何如也駕旋不獲
祖送中心悵結予復之云弟於學無所得特以辱在夙好
故中有所疑直言無忌臥榻之論弟竟茫然唯先生恕其
狂瞽幸甚中孚天資高明學識深邃近代之好古篤行者
罕見其匹但竟主文安文成之說其所從入似得之禪故
談論筆札往往不諱此番相會不覺多言亦實以心所敬
事者不欲草草負金蘭之詣耳次日予遂歸

又復湯荆峴侍講云中孚去頻陽西還故里高節愈厲

山志李中孚有高明之資學識淵邃以講學明道自任滿
洲聞之皆加禮延致會城後爲制府所知復聘入書院下
檄各郡邑集諸生開講中孚據坐高談諸生問難遂有不
平之言然是關中一盛事也予往咸林遇郝得中別駕班
荆而語郝遽問識李中孚否予曰舊交也又問其人予曰
學行不苟君子也郝促膝曰予亦雅重其人但講學非易
事也嫉忌悔吝之來將必由此今制府又欲具疏薦於朝
以特應隱逸之詔愚見謂出不如處然不便與言君旣相
善何不以此告之予曰此事不在中孚聽之可也疏上中
孚稱疾不起過予草堂諭及出處有確乎不拔之志允矣

狂瀾之砥柱矣。郝年方壯，居官有幹才，乃其識議超卓，亦復如此。

居易錄陸郎中儼庭往提調陝西學政爲言關中知名無踰李二曲顥及康生者。

榭葉集與家徵君中孚先生書年荒大劫吾家南北老幼亞旅數十百口俱獲平安此天祐非人力也弟在他鄉日惟舉手謝上蒼耳遊子思故鄉漢高帝不學猶能言之况弟稍知詩書微解道理乎太白終南猿鶴寂寂邱園鄉井桑梓依依况西風吹漢水白雲滿秋山千里孤客豈能忘情但道路悠遠山川閒隔蹒跚老脚難於彳亍是以留滯

彼土耳

又書憶昔與兄相見於沙河東村兄年二十二弟年十九

兄十四少孤

按少孤之歲少異應誤記

弟九歲失怙命之苦同兄一寒

徹骨弟貧無立錐兄菜色而登山弟枵腹而臨水兄緼袍

而見客弟鶉衣而訪友境之困同兄囊螢而讀書弟爇香

而照字學之勤同兄企慕於先民弟亦不屑爲今人志之

遠同爾時自以爲年正富力正強學之五十六其成就

或有可觀至於今日兄髮戴雪弟頭蒙霜年之老同中有

不同者吾兄學成名立天之北斗地之泰山至於弟者踉

蹌田園混迹漁樵年與時去竟成枯落奈何奈何

中巖集與二曲先生書鄙人曩在山中竊歎世教淪胥學術大壞所見之人盡如狂焉卽高才博學亦各挾其所私好以自便稍有以禮法自飾出一篤實純正之言則閉目掩耳而不欲觀聽目爲道學而談誚之不知道學何以犯世之忌諱若是此非心病之難醫而何幸際先生振起吾鄉講道南北當正學絕響之日而能獨立不疑以砥橫流聞風者翕然慕之然而論議雌黃亦不無其人非止俗學之無從發藥亦知揭竿而招亡子之若是難矣昨介亭林先生得通肅謁一望壇宇而知道在是矣淪蔬見留對榻領折衷之論歷未及申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承惠

指教出所錄十二冊懷以歸館細細披繹源流本末俱有
要領可尋而悔過自新一條尤爲聖學之肯綮下學者必
破此關而後德可入也蓋先生以豪傑之才矻頑愚非有
神鍼惟有苦心耳以此上繼先聖嘉惠後學其爲澤也沃
矣鄙人素寡學術滯於一隅如渴者就河而飲不過滿腹
而止恐未能測其津涯也近聞強力而狠者當晝溺庭不
識伯滄爲誰固可歎矣如鄙人之面牆而羈於私塾頭目
隔蔽不得陪奉教言亦愈可歎矣前於壁上見某公送先
生古詩一章願得長郎君錄之欲令一二同學瞻仰何如
亭林文集與先生書衰疾漸侵行須扶杖南歸尙未可期

久居秦晉日用不過百錢皆取辦囊橐未嘗求人過江而南費須五倍舟車所歷來往六千求人則喪已不求則不達以此徘徊未果華令遲君謀爲朱子祠堂卜於雲臺觀之右捐俸百金弟亦以四十金佐之七月四日買地十日開土中秋後卽百堵皆作然堂廬門垣備制而已不欲再起書院惟祠中用主像遵足下前諭主題曰太師徽國文公朱子神位像合用林下冠服敢祈足下考訂明確示之太夫人祠已建立否委作記文豈敢固辭以自外於知己顧念先妣以貞孝受旌頃使舍姪於墓旁建一小祠尙未得立日夜痛心若使不立母祠而爲足下之母作祠文是

爲不敬其母而敬他人矣足下亦何取其人乎貴地高人逸士甚不乏人似不須弟若謂非弟不可則時乎有待必鄙願已就方可泚筆耳

又書先生已知整屋之爲危地而必爲是行脫一旦有意外之警居則不安避則無地有焚巢喪牛之凶而無需沙出穴之利先生將若之何至云置死生於度外鄙意未以爲然天下之事有殺身以成仁者有可以死可以無死而死之不足以成我仁者子曰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聖人何以能不蹈仁而死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不膠於一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於是有受免死之周食

嗟來之謝而古人不以爲非也使必斤斤焉避其小嫌全其小節他日事變之來不能盡如吾料苟執一不移則爲苟息之忠尾生之信不然或至并其斤斤者而失之非所望於通人矣承惓惓相愛之切故復爲此忠告別有札與憲尼囑其懇留先生也

又與李星來書今春薦剡幾徧詩壇關中三友山史辭病不獲而行天生母病涕泣言別中孚至以死自誓而後得免視老夫天際之冥鴻矣

又廣師篇云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

愧菴集北遊錄康熙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至整屋會

中孚李子行相見禮坐定李子曰不肖某慕先生十一年矣今辱臨實出望外不肖某爲虛名所累學鮮實得空度歲月千古之大罪又曰不肖某只可聞名不可眼見今先生看見了不肖某益生漸愧甲仁曰此先生反己至細至密工夫聖賢無纖毫自恕之心此理精微實實難見一息被聰明意見情識思慮才智欺弄便一息蔽了本體逆了天命以此自誑誑人豈不是千古大罪先生體驗到這田地自不容一息放空矣

李子謂甲仁曰昨夜老妻云蜀中楊愧菴先生係先生三十年知己今不遠數千里而來你兩人講你們底道家下

事我與兒子媳婦料理恨我病體不得出拜領楊先生教
甲仁曰不敢先生倫常如是成德洵非偶然病只病得形
骸病不得夫人之性

甲仁曰陽明致良知原是與那不能實實主敬窮理存養
省察底人換個宗旨若實實能主敬窮理存養省察又不
消添出個致良知主敬也在此致良知也在此存養省察
亦在此中也在此仁也在此善也在此未發也在此干聖
宗旨俱統攝在此不必說主敬窮理存養省察去致良知
亦不必說致良知去主敬窮理存養省察蓋合下只此一
個本體一個工夫完完全全不用補也李子曰是是

予又曰人於生時融化不淨到撒手時一切境緣歷歷作障種種幻妄開闔一念游移纏繇陰投密換變作萬般塵狀牢不能出所以要預先作得乾淨故夫子說神無方而易無體神只纖毫著了方所就入無邊陷穽生時是這事死時是這事李子曰果然神無所著便與天爲一予曰天下歸仁只是這個消息惟仁不死死不過氣之變爾中孚曰然

甲仁曰凡人動作應事問心之安處便是至善便是天命自己不安處卽是天命至善發動不安其不安便是致知止善便全了天命李子曰然

予又曰志仁無惡有層次否欲仁仁至有層次否有能一
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有層次否今人乍
見孺子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有層次否嗥爾而與之行道
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弗屑也有層次否這無層次
底天然性體莫說是不喪心底人逐日逐時逐事有發現
呈露處就是喪心底惡人如象之往入舜宮不意見了一
箇活活底哥子牀琴無可奈何只得假說箇鬱陶思君以
殺兄之象而不得不出思兄之言連象此時莫知其所以
然而然正是天理合該如此有層次否旣而忸怩這忸怩
正是中心達於面目正是誠之不可揜有層次否這本體

發露流行無有層次只要人識得莫欺瞞虧欠他纖毫便
卽是無有層次底工夫了而仁義禮智不可勝用矣
李子門人王爾緝問氣性是一是二甲仁曰生之謂氣生
之理之謂性文公此註不可移易告子以氣混性所以有
杞柳湍水食色生之善不善之說孟子不以氣混性所以
辨出善者是性不善者是氣使人治其氣之不善以復乎
性之本善此孟子作聖之真功也從性體上發動者便要
持守擴充從氣體上發動者卽要一刀兩段孔門格物致
知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行都是在這裏作工夫千古學脈
要跟著性走不要跟著氣走爾緝曰這是學問緊要處性

氣本一如何分作兩個甲仁曰性體是一除非是養成了
底浩然之氣纔說得卽氣卽性除非是一陰一陽之謂道
纔說得卽氣卽性形色天性也除非是聖人踐形纔說得
卽氣卽性不然都要從分處作起也某三十年景仰令師
先生八年以來思慕吾子茲不遠數千里而來豈非性用
事乎今者交質意見橫生不能忘言而喻豈非氣用事乎
性用事說得卽性卽氣氣用事說不得卽氣卽性李子曰
性與氣一而二二而一也如視聽言動氣也而所以視聽
言動之理則性也甲仁曰然生知安行底聖人卽性卽氣
卽氣卽性大賢中根以下須要剖判清徹才好下手工夫

作到纔說得是一个

豐川續集鷄肋集自序癸未秋九月復菴董副憲堅欲邀
余爲楚北之遊家師二曲李子有舊願於河南襄城亦欲
余借此一酬遂於九月念日束裝出關

又少華田公墓誌銘敬二十有五時負笈從先師學於二
曲維時先師新從富平歸里我夫子於道德經濟學問文
章交資互證而相期在神明寤寐間者則子德少華長源
少灑諸君子尤爲眷念而莫能忘也

又寄將軍額公書二曲先生道德風節爲當代碩儒累蒙
聖主之褒題書院一事最係關學之明晦亦係本朝之風

化此千秋百世人倫名教之地也昔白鹿書院係李渤山人之故居得朱文公知南康軍時表章之至今遂成宇宙名區今以二曲夫子高風邃學出李渤山人萬萬而以明公清忠大臣表章而成就之其爲將來風教之名區者知且與天地共長始可以傳遠而有光此亦自是正理但如愚意書院成大局則爲費頗多而明公平日清苦之况旣某所心知兼入陝來一切費用亦且甚煩恐爲力太苦自愚意或今且暫行稍稍就一小局使從學者稍可棲身又稍備膏火之需足以量供寒士繼晷之資其餘或且稍俟異日更作成局之計也不審尊意何如茲來白鹿志書

一部東林志書一部關中書院志書一部統呈覽明公暇時一查其概採取其中必不能少者目下翦裁就一小局將來待漸次大就也

禮山園文集寄二曲先生書曩於南陽得讀四書反身錄明快痛切語語透宗於今世學者可稱對症之藥惜乎知而好之者尙未數數見也庚辰都門於友人案頭見別有圈點新本細閱序言乃知爲潮陽太守李君所雕刻於署中者深以爲善卽舉以告孟謀抄錄元序以歸知必已呈函丈矣嘗竊以爲世之無意於學者無論已其有意於學者往往誇多鬪靡拘牽文義其於性靈無感發又或不求

古聖人之經師心自用說玄說妙杳無歸著至其言行判然分爲兩途心不可問迹自可疑而學乃益以速謗厲而招忌諱矣往以科舉之學爲害人心以今觀之知爲人心之害者亦不獨科舉之學也其所以然者亦無他故正坐平日爲學未嘗實求諸己耳先生之書其所發明多令學者於一念發動處先判人己之別從誠僞關頭先爲提醒可謂鞭辟近裏切實爲己之學矣此某所謂反身一錄於近世學者爲對症之藥也鄉黨習聞忽而不講萬里嶺海之間乃有尊崇而篤信之者亦可以見此心此理未有不同不以南北海之異而遙有間隔者也先生負荷斯道一

本躬行高風凜然晚節益峻千里仰止等於嵩華第以家
貧無力行滕未辦無由摠衣北面就正特肅專函恭候起
居惟希垂照更冀益攝寢興爲道自愛以副惓惓瞻仰之
懷

又答書孟老所假使者至得拜先生手教仁孝之旨觸處
發動捧玩循環淒然肺腑至爲拙錄所著大序提挈綱領
尤爲學者所當盡心矢竭繇力守爲學要期不負先生老
年握管千里惓惓之意不敢徒作文字觀也先生少礪節
操老而彌堅門風高峻廉立可冀四方人士所譬爲景星
慶雲者也至其著書獨有心得一掃窠臼晚年語言刊落

枝葉洞見本原提撕後進尤爲真切前囑孟老抄寫轉寄
茲諭以尙未成帙某於夙昔所聞百十語中尙未能力行
一二何敢求多以誇淹博如世俗之見但竊自惟念每得
先生一言輒不禁駑劣之姿精神鼓舞積以時日頗有進
益欲煩先生因病發藥親書數語俾後進之士仰睇晚年
筆蹟得以警發聾聵鞭策昏懶卽不啻操几捧杖傾聆聲
效於旦夕也學求自信人世毀譽舉不足較若有一毫求
人說好之念便如伶優登場塗飾粉黛徒求觀者喝采心
術豈可復問此實人鬼關頭學者須先辨取不然雖讀書
萬卷究爲於學無涉也邇來所見如此不知先生以爲何

如家戒二紙言簡意密最切日用卽圖雕板轉送東方學者使共遵守摳衣北面尙未有期伏維順時珍攝爲道自愛樹千秋之準以係四方之望臨楮再拜瞻依彌深

又答王爾緝徵士書二曲先生山居閉戶屏絕應酬門風峻潔迴絕人寰譬如丹鳳高翔雲霞爲侶卽卓彼鴻鵠亦莫敢與之比擬何況於榆枋之儔弟嘗以爲國朝講學第一人

名山藏像讚序國初時關中有三李曰天生諱因篤者才子也曰雪木諱柏者高士也曰中孚諱顥者理學也顥又號二曲所著有二曲集反身錄等書率多見道之言蓋著

脚於陸子而不壞朱子之軌轍者也可謂知行兼到之儒
宗以關中先輩較與其橫渠之堅僻無甯二曲之圓融至
天生雪木之所長固已稍稍兼之矣聖祖因廷臣之薦眷
注甚殷兩蒙徵召稱疾不起特灑宸翰賜以操志高潔四
字及御製登金山詩先生惟與其徒鄆縣王豐川先生心
敬講學於賢母祠夫當此時非不可仕也苟仕而僅如殷
浩輩不滿人望是反不如种放魏仲野之爲高矣先生之
終身不出其意或在斯乎予於乾隆丙辰夏入關遊太華
太白諸山迄秋詣盤屋謁先生墓於菜園圃之南復謁賢
母祠見其圖像及碑版間名公巨卿之題詠殆遍洵可敬

而可感也復索觀先生遺蹟其長孫諸生某檢得舊小像一幅尙未題者乃色喜持告予曰先生疑與先祖有夙緣也先祖手蹟頗多卻被人題盡借畫而且盜盡不意尙有此像未題若留以待先生者先生不可以無言予拜受命其畫長三尺餘像長尺許黑髮酡顏蓋寫其七十時之醉容然也予爰拜手僭題其額旋自慶不負關中之行云

二曲先生躬行君子東國人倫西山義士學追孔孟之蹤理契朱陸之旨抱琴樽以自娛卻徵聘而不仕笑游巖多面對之詞羨種放有稱疾之美臥山樓上宸翰昭回尋樂堂中閒情徙倚今瞻遺像穆如清風顏類少年貌殊老翁

黑髮數莖誰知齒隆七秩白衣一領卻教榮逾三公此乃
善養達天之候爰爲根心生色之容悵耶恍耶靈其如在
出耶處耶吾安適從吁嗟小子敢題畫額嗚呼先生盍啓
愚衷

從三李入手獨重二曲歷言其造道之深操志之潔已
兼才子高士而有之於賢母祠尋樂堂臥山樓各有詩
詠歎然後跌出一像來固不容不讚者也讚中止百餘
字已寫盡二曲一生性情學問爲三李中巨擘讀之猶
可想見其從容儒雅而清高也金陵草衣山人朱卉按

賢母祠數
詩另列後

郎潛紀聞二曲主講關中康熙初以隱逸薦後以鴻博徵
皆稱疾力辭自謂不幸有此名乃學道不醇洗心不密不
能自晦所致杜門斷交接朋友詣之者絕不得見一日白
崑山顧炎武元和惠周惕至倒屣迎之談讌極歡一時門
外瞻望顏色伺候車騎者駢肩累迹幾如荀陳會坐李郭
同舟東漢風流再見今日也

懷清按周惕爲含真之訛含
真蓋厓諸生名思誠與先生

四十年至交周
惕無見先生事

又國初孫徵君講學蘇門爲北學餘姚黃梨洲先生宗羲
教授其鄉數往來明越間開塾講肄爲南學關中之士則
羣奉西安李二曲先生顛爲人倫楷模世稱關學二百餘

年來講堂茂草絃誦闐如詞章儉陋之夫挾科舉速化之術儼然坐臯比稱大師矣

關中三先生要語錄序予既刻四先生要語錄因輯少墟仲復二曲三先生語續之與關學編張子釋要合刻統曰關中道脈書四種或問曰少墟二曲兼講象山陽明者也仲復專守朱子者也何所衷諸予曰豈惟三先生關學編中涇野爲薛文清門人學朱子之學渭南二南則陽明受業弟子各不相是而未始不交相重也朱子爲功令所尊講朱子者斥象山心學陽明良知爲非雖以涇野與陽明同時亦持此論予少讀朱程書繼又由薛文清陸當湖涇

野仲復入守其初見見右象山陽明抑朱子者輒覺不平
時亦或著之於言今思之皆客氣矣夫心學良知皆不誤
也心學本於虞書良知本於孟子良知在心卽性也主良
知似遺良能然二曲固言之孟子始言知能繼卽以知該
能可知知在能先孔子之聖由於知朱子註尊德性爲存
心註道問學以行并屬致知正此意也特學有內外本末
朱子之學自兼綜融貫講象山陽明者未免有置外遺末
之意此則其小失爾少墟二曲調停於程朱陸王之間而
終似以陸王爲主仲復守朱子及文清清獻絕無駁雜故
予嘗謂仲復才不及二曲其學之醇細有主在二曲之上

如稼書直斥陸王爲異端則過矣要之學聖人之學繼聖人之後朱程宗子也陸王亦衆子之賢者也久而生變遂至兄弟操戈各主門戶豈所望於奕葉哉故予錄此旣擇其要亦微寓別裁欲折衷以歸於一也問者釋然而去因並次其語書之卷首

柏堂集跋二曲集後顧亭林先生博物宏通上下古今靡不辨訂李二曲先生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吾人當務之急固自有在若舍而不務惟驚精神於上下古今之間正諺所謂拋卻自家無盡藏者也竊以二曲譏亭林是也而其所自爲說則亦未免於非夫學問之道不外

乎孔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之一途大學曰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後知至中庸曰明善誠身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反說約也此論學之要旨也蓋天下之理具於吾心
而要不可但求之於心也必博文格物以窮其理之當然
與其所以然而反之於身心以求得所安焉然後能體用
一原顯微無閒豁然而貫通亭林博物宏通上下古今靡
不辨訂余觀其所著講用者多而明體者少且又不免細
碎支離拘迂之失是博文而未能約禮詳說而未能反約
然約禮反約之功究不能舍博文詳說而別有在也二曲
承陽明之學故不免是內而非外重本而輕末而豈知內

外本末固一以貫之之道哉此所以惟程朱之學爲孔曾
思孟之正脈也與

清麓文集重刻聖室錄感序予年甫踰冠迭遭大故愧此
生不得自比人數時一追念忽不知涕泗之橫落也嗣讀
二曲先生此書不忍終篇然嘗誦首條辛天齋自家是禽
獸父母便是禽獸之父母自家是小人庸人父母便是小
人庸人之父母自家是賢人聖人父母便是賢人聖人之
父母數語悚然大懼恐終貽父母羞辱不可爲人不可爲
子孰無父母讀此書而不動心不立志則亦覆載間一庶
物而已今老矣尤覺此書不啻砭肌換骨神丹人人得之

則生每一把卷又不欲釋手復刻以公世使讀者卽以先生之所感者爲感先生感之而爲純孝爲大儒而我乃不免於禽獸小人庸人之歸是尙爲能知感也乎豈惟得罪錄中諸人抑亦先生之罪人也可不悲哉光緒辛卯孟夏兩浙輶軒續錄駱鍾麟謁二曲先生許師事賦此志幸昌運開祁媯遺耆容穎箕闕中有大儒絕學真人師式閭奉明詔於禮亦宜之所慮風塵吏愆愚無所知高蹈信白賁賡詩慚素絲坐我春風中允矣慰渴飢卽今撰几杖昕夕隨履綦會須挾童冠舞詠從浴沂

豐川續集得舍弟手書知家慈康泰而二曲夫子夙痊兼

荷皇上西巡時旌禮異數旣以誌喜兼申謝復菴憲副蓋
家師夙荷憲副眷注近年來更荷其粟帛之餽深也二首
楚雨連朝暮愁心縈萬端春風傳信札題字報平安老母
身全健家師病漸寬結腸纔解盡晚飯頓加餐聖代優肥
遯士林憲老年此日宗元禮千秋重伊川門牆憐我魯知
契戴公先連年資餽粥盡賴江都賢

弱水集過貞賢里嵐翠覆華宇門對終南山槐柳寒無葉
亭亭出檐端中有學道人辭榮臥邱園著錄名反身旌里
名貞賢風揭渭水冰雪迷玉女泉扶病風雪途行李良險

艱室邇人不遐三過鄉閭前

原注二曲李先生顯辭審詔
講學門弟子三十人所著有

反身錄當事表其間曰貞賢里歲丙寅子年十九冰雪中
扶病晉謁尼止者一邑同聲予姪孫佩玉友人劉伯容先
登龍門又退有後言竟廢然而返德修謗興古亦有之且
東家某可念亦未有甚至此者後欲再訪而先生謝世是
非真僞蓋棺論定年少鹵莽存此識悔後有
鄂縣王豐川心敬亦辭詔卽二曲門人也

測海集思賢詠

中孚之學以致良知爲宗默坐澄心改過
遷善常若不及客江東爲後輩講學往往

發人深痛康熙中大吏薦於朝欲強起之以病固
辭至拔刀自刺于是謝學者闢土室以終老焉 先生閉

土室沈冥避時名天光發中夜良知炯然明完得子臣節
了無生死情惟餘長養風到處懷羣英

名山藏題賢母祠登堂拜賢母苦節勤撫孤孤善體母志
力學成大儒窮究性命源天人交相孚是子榮是母是母
榮其夫揚名於後世顯親操良圖我亦猶是人甯我緊獨

無低頭念所生風木同號呼反身常自恧寡過何時乎蓼
莪空自廢陟屺良踟躕祠中發深省吟殘獨向隅

又題尋樂室孔顏真樂居何處待我從容仔細尋疏食曲
肱陋巷裏深長意味十分斟

又題臥山樓抱琴坐擁袁安雪把酒酣澆和靖梅百尺樓
頭簾半捲終南山色枕邊來

二曲集錄要讀二曲集有感作此以自警著雍執徐閏五
月十九夜坐已三更忽發深省悔夙昔瞪目達旦心忤忤
官駭手足非徒具良知炯炯本天成舍真逐僞入夢幻塵
緣得失何縱橫天誘厥衷逢二曲遺編豁眼使人驚蘧賢

改過年非晚衛武九十矢精誠撇開名利兩重障冥冥修
行如耳鳴喜怒哀樂看未發焚香默坐端倪萌安身立命
得真宰處事應物毋將迎吁嗟乎人生百歲亦有盡而今
而後尙其毋忝爾所生

山南詩選楊筠讀聖室錄感賦猗歎李夫子前不愧古人
銳志繼絕學獨行紹先民貧也詎足病性命存其真居憂
溯庸行在在反諸身嗟我入世來已歷三十春日夕對前
賢胡爲薄於親父書慕手澤北堂白髮新養體且未能安
望養志醇低徊聖室錄雪涕頻沾巾

長庚奏請從祀文廟疏爲關中大儒學行昭著擬懇從祀

文廟以端學術而正人心事竊維宇宙不朽有三立德立
言實與立功並重中西學派雖異體育智育要以德育爲
先未有道德不明而有智勇功名之可言者也光緒三十
二年詔升孔子爲大祀三十四年奉旨祀顧炎武王夫之
黃宗羲三儒於學宮顯然示天下以爲學宗旨甚盛典也
臣嘗考明末聖清之初名儒接踵其最者北則孫奇逢東
南則黃宗羲顧炎武西則李中孚海內皆尊爲泰山北斗
王夫之竄身荒徼聲名稍晚出而論者謂刻苦不減中孚
是我朝之有五大儒猶宋代之有五子也今者顧炎武王
夫之黃宗羲已繼孫奇逢而並祀兩廡惟中孚未與其列

士論未免惜之按故儒李中孚陝西盩厔縣人以字行清

按以字行避廟諱故爲此言非當日卽以字行也學者稱二曲先生父可從明季

從征流賊戰死襄城中孚年尙幼母彭氏授之讀日勉以忠孝節義事三旬九食晏如也家貧無書從人借讀遂得博通載籍以昌正學爲己任歷講學於關中書院及江南常州等處從遊者甚衆其學以悔過自新爲入德門徑而歸於反博守約躬踐力行凡人倫日用語默動靜無一不軌於聖賢中正之說自張子後關學於斯爲盛平生事母至孝跬步不離母歿奔赴襄城求父骨合葬不得日夜哭不絕聲官吏感動爲立祠樹松柏號曰義林康熙中屢徵

不起聖祖仁皇帝西巡召見仍以疾固辭乃命撫臣傳諭
有好讀書明理學之衰特書操志高潔扁額以賜同時顧
炎武於朋輩少所推服獨曰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
中孚又故尙書魏象樞謂生平願見而不得者二人則中
孚與黃宗羲也是其學行昭著爲關中大儒二百年前早
有定論與顧炎武黃宗羲諸人殆難軒輊而起自孤童飢
寒困苦卓然能自樹立尤有人所難能者宣統元年四月
蓋屋知縣左一芬稟請前督臣升允奏懇從祀文廟未及
核辦卸事移交前護督臣已革甘肅布政使毛慶蕃於是
年十一月專摺具奏在案原摺留中未發仰測聖意蓋以

該藩司係革職人員不應陳奏事件非謂李中孚不當從祀也臣到任後時與陝甘人士相接復多以此爲請實出衆論之公初非阿私所好查李中孚所著二曲集四書反身錄久已流行於世雖賅博不及日知錄明儒學案等書而純粹以精則孫奇逢夏峯語錄之比如曰天下大根本在人心大肯綮在提醒天下之人心又曰天下治亂在人心人心邪正視學術洵足以鍼頑懦而儆詖僻我皇上典學伊始聖治日新似宜表彰眞儒保存國粹合無仰邀天恩俯准將故儒李中孚從祀文廟以端學術而正人心天下幸甚臣聞日本之強也雖由效法西人而得力實在中

國之王學彼中傑士不諱言之中孚之學本諸守仁而於
程朱奧義亦能融會貫通故所言多精實有用誠使承學
之士誦習其書沈潛玩味咸能提醒此心則天下無不可
通之學問咸能堅苦自勵則天下無不可成之事功經正
民興邪慝不作轉弱爲強之機固在此而不在彼迂陋之
見是否有當理合恭摺申請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二曲集補遺

重修雲臺觀朱子祠記

見華山志

今夫舉一事而朝野之風教明崇一人而古今之學術正則朝廷有議禮之典廟廡有配祀之位其次祀之於其鄉若夫寄迹之地遙領之官亦肖像而祠之則出於學士景仰之私然君子不以其私而廢之也何者文章之士登臨勝概一觴一詠猶足爲山川增重况碩儒高士之流風餘韻所關尤鉅者哉昔者華陰吾友王徵君宏撰與東吳顧徵君炎武嘗建朱子祠於雲臺觀之右而後又建白雲祠於其中以祀希夷先生皆所以爲斯道計而厥功未竟志

弗慊也越二十有餘年而開府鄂公海至拓而新之財賦
於祿功周於歲與仙觀煥然並居勝地於時高山在仰景
行彌新董其事者儒學博士李君夔龍求予言以記其事
余惟孟子沒孔子之道微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不傳之
緒而朱子晦翁乃集諸儒之成自是致知格物之學復明
於天下而孔子下學上達之旨人皆知所以實用其力而
無躐等空疎之弊可謂正且大矣茲方雖非其過化之地
然瀉熙間嘗受主管雲臺觀之命故自號雲臺真逸則其
精神志意之所存實亦有以樂乎此也圖南先生傳易圖
之祕文堅臥雲壑與世偕藏世所詫者踵息蛻飛之說而

不知其迹在周行間也觀其答宋琪之問亦吾儒之高蹈者尸而祝之不亦宜乎開府公以大臣撫軍政治之暇獨能留意斯文爲二子丹楹刻桷崇飾俎豆其於明道傳經之功亦旣尊奉而表章之又以補祀典之所不及非有得於孔子之道而然與夫其意豈不曰天下之治亂視乎政教之盛衰政教之盛衰視乎學術之邪正學術不正則政教無所施其權而不至率天下而充塞乎仁義者幾希矣吾與以法制禁令之不從無甯使之拜跪俛仰觀感而興起之以漸也則斯舉所以維風教正學術而大臣之識與其學俱見矣故不辭而爲之記

慤叟李公傳

見原故文錄

公諱宏樗字元文別號慤叟自高祖以來世以詩禮忠厚傳家皆不克顯公生而穎敏慈良自爲諸生時讀程純公一命之士留心愛人利物語慨然有仁民濟世意願數奇屢試不偶戊子歲試冠軍拔萃貢春官廷對授永州別駕時湖南甫定羽書旁午佐守調度軍國不匱民亦不大困當事以爲賢連委攝零陵新田甯遠三邑所至有聲經略洪公尤器其才特疏請優擢尋移守桂陽永人士臥轅下不忍捨去桂陽地凋瘵居民零落於是痛裁弊規革冗費墾荒田緩催科嚴胥役侵漁慤慤懇懇以勞來安輯爲第

一義然桂陽民當新復之後實不勝軍國輸而當事者顧欲各濟乃事不暇恤旬日閒催檄雨下公百計寬解之不能得乃喟然嘆曰吾忍以民命易一官乎復懇款圖民不堪狀冀一惻憐竟不見察遂以催科政拙左遷桂人多方籲留之不得也去後置主名宦祠樹去思碑錄諸善政載州志焉公歸讀書課子蕭然自得嘗訓其二子彥瑁彥玠唯以立身行道不愧清白吏子孫爲諄諄富貴聲利恥出諸口也居鄉不喜外事獨厚於宗族鄉黨擗已裕人諸所媿睦任恤者備至卒之曰一如去桂陽永州日民德而慕之不衰也公在日長子彥瑁已成進士由中書守肇慶績

著循良次子彥珣薦丁卯賢書毅然有紹明正學之思人
以爲循吏之報方未艾云

關中三季年譜卷四終
男永燁校字